

漫画

跟钱穆学

王艳明◎著 何宇海◎绘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历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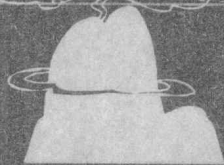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顶级国学大师的智慧

钱穆教你学会如何学史、如何读史、如何论史



漫画



跟钱穆

学五十年

王松明◎著 何宇峰◎绘
中国商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漫画跟钱穆学历史/王艳明著;何宇海绘.

—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9.12

ISBN 978-7-80250-291-8

I.漫…

II.①王…②何…

III.钱穆(1895~1990)—史学—学术思想—通俗读物

IV.K09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8694号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100101

电 话:64924716(发行部) 64963101(邮 购)

64924880(总编室) 64963107(一编部)

网 址:www.zgyscbs.cn

E-mail: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天功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7.5印张

字 数 300千字

插 图 520幅

定 价 39.80元 ISBN 978-7-80250-291-8/K·117

前言/001

第一章 / 钱穆和历史

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的文化苦旅/004

一生为招故国魂/008

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/012

孤独的大师/015

第二章 / 发现历史的价值

历史的分量：世代经营的财富/020

没有传统的民族犹如散沙/024

不读历史，莫谈爱国/028

欲人信者，先要自信/033

“学术”不在国外，在人心/036

耶稣教也没能挽救罗马/040



亡文化便要亡天下/043

古人绝非腐朽之辈/047

家国需要自己的仪式/050

先名正，后言顺/054

第三章 / 远近高低看历史

历史是不能分割的整体/058

制度，用章法来掩护人心/062

社会，传统生长的土壤/066

文化，没有任何人被遗忘/070

管中窥豹，于一斑中读历史/074

政治，不过是学术的傀儡/0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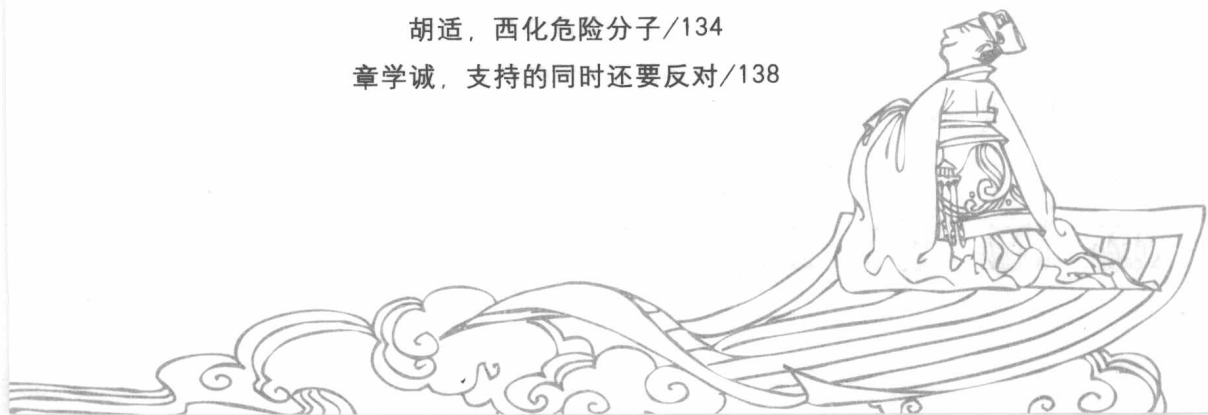
盛衰得失辨英雄/082

地理与文化的相互成全/085



第四章 / 带着思想读历史

- 读史的准备课/090
- 有灵魂的材料才是历史/094
- 无门户之见，但慕大师遗风/097
- 做足“说文解字”的工夫/101
- 读史的智慧：读书的学问才是真学问/104
- 莫为批评而批评/108
- 带着疑问来读书/111
- 读史的深度：从文字中寻觅人/114
- 司马迁与班固：一“龙”一“猪”/117
- 刘勰与刘知几，谁才算史家/120
- 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，正史中的异数/124
- 评大师读史：交响乐中拉二胡/127
- 梁启超，有史才而无史学/131
- 胡适，西化危险分子/134
- 章学诚，支持的同时还要反对/138



第五章 / 历史需要细看

敦厚笃实的汉风 / 142

弹性皇权，理想照不进现实 / 147

为官先做读书郎 / 150

土地，从国有走向了私有 / 1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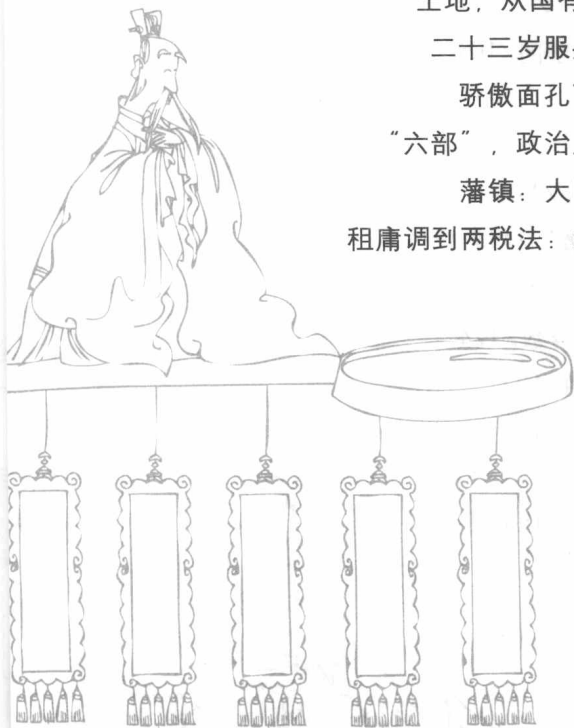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三岁服兵役的用心 / 156

骄傲面孔下的唐患 / 160

“六部”，政治史上的一大进步 / 164

藩镇：大国的肿瘤 / 168

租庸调到两税法：经济从计划到自由 / 171



- 安史之乱坏在胡兵/174
榆杨难挡辽人蹄/178
宋臣：过分谦卑反不自重/183
谏官：政治上的一种技术/186
欲变学究为秀才，却转秀才为学究/189
明朝是历史上的退步之朝/192
管官的官多，管民的官少/196
官吏分途，吏制大坏/200
划行省中的不祥“省”字/203
无奈的八股考试/206
三百年明朝，不堪一击/210
真正的独裁的有清一代/214
秘密政治最可憎恶/217
为满人而划的禁区/221
太平天国，“文盲”的运动/224



第六章 / 老故事，新想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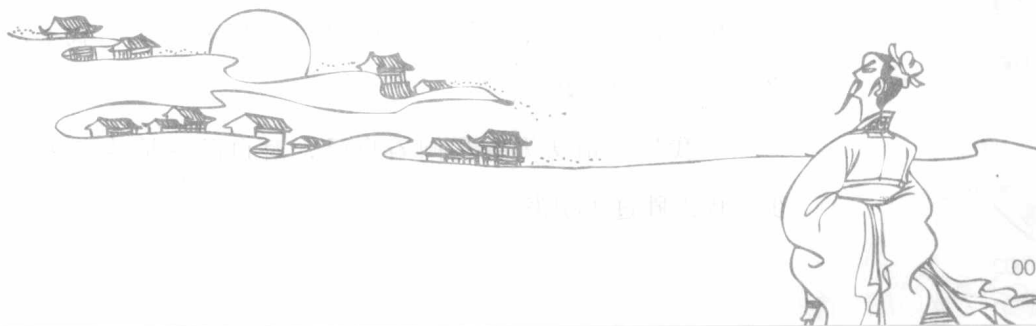
- 答史学疑惑/228
- 天下大同：最宝贵的世界观/233
- 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/236
- 贤者的意见胜过多数人的意见/240
- 被忽略的另一种古人/244
- 古人的时间观念写在路上/248
- 艺术是中国人的宗教/251
- 文人不著政治书/255
- 恰是一个太讲法的社会/258
- 历史第一冤案：“封建专制”/262
- 最懂政治的中国人/266
- 科考，大国的选举方式/270



历史又火了。万历年间的旧事有了新说法，曾经老朽的四书五经上开出了新花样，“国学”成了一个时髦词汇。只可惜，在这样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中，少了钱穆先生对历史所怀有的那一片温情和敬意，多了西方人看历史时的“客观”和“冷静”。

但西方的历史怎能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提并论。

西方人的历史里，古希腊亡了古罗马兴起，罗马帝国亡了北方民族兴起，种族在更换，地域在变化，古代的罗马人不是古代希腊人的后裔，今天的欧洲人也很难说继承了罗马人的血脉。直到近代的民族国家兴起，他们才开始回望本国抑或欧洲的历史，但终如秦越之人相视，饥饱肥瘠不相关。西方人对父母长辈直呼其名，对历史，自然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本能。历史之于他们，与生物、化学等一样，甚至还没有它们耀眼。





但中国人读中国史，却一直附随着一番对于自己民族生命的甚深情感。历史积累越深，民族情感越厚。三千年前周公作《周书》，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为此下的中国人共同推崇，《周书》与《春秋》，成为中国史书的经典之作。一部《春秋》之后，多少人用一生去解读孔子的用心。

中国历史源远流长、积厚流光。中国人尊重历史，胜过企悬将来。有过去，才有将来，如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；前人种树，后人乘荫。

但是在我们这一代，历史遭遇了“滑铁卢”。

胡适赞叹着西方的强盛，批评中国传统的惰性实在太可怕了，我们应该“全盘西化”；鲁迅亮出匕首和投枪，向吃人的封建社会呐喊，他告诫青年要“多读外国书，少读书甚至不读中国书”。此后，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，文言文要从地球上消失，我们要赶超英美……人人唯恐避旧思想、旧文化之不及。

但钱穆说：“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的坏处，我不得不来多讲一些中国的好处。”

“我们的箭头刀锋尽向着自己，对自己总是敌意多、善意少，攻击胜过了引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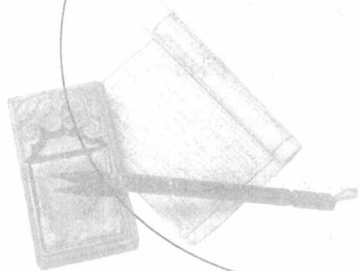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今天说中国古代，都只是一个封建社会，一套专制政治，全要不得，一口气骂倒了，没有了。但不是没有了中国古代，却是没有了我们各自的聪明和知识。”

历史如同水流。沟澮之水，易满也易涸；但长江大河蜿蜒千里，永不枯竭。如果没有上流的浩大，何来下游的深广？中国以农立国，深识水性。远古有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，秦代有李冰造都江堰，迄今两千年规模不变。人性犹如水性，治人犹如治水，善防善导，才能融会团结成一个大民族。

梁启超也曾不遗余力地介绍大量西方学说。但是游历欧洲之后，他才发现一切没有想象中的美好，转而主张光大传统文化，用东方的“固有文明”来“拯救世界”。

对待历史，曾经有人心灰意冷、有人决绝放手、有人始乱终弃，唯有钱穆，他带着诚恳的心读历史，并在历史中找到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傲骨。

现在是一个需要中国爆发的时代，但是在爆发之前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听一听钱穆说史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。

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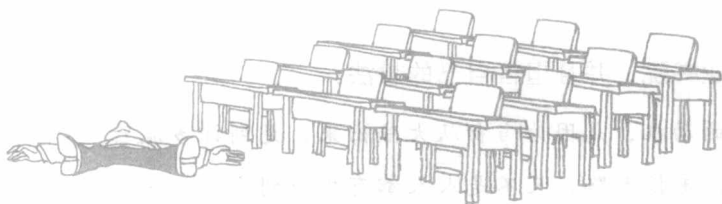
钱穆和历史



钱穆的一生，一直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。他先是自学成为小学教员，随后发表著作进入大学执教，最后离开大陆到台湾讲学。钱穆不仅是一位历史研究者，也是一位历史的见证者。在他所生活的近百年里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。但痛苦没有将他变成尖刻的批评者，反而让他如苏东坡那般，越多磨难，便越是温柔。

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的文化苦旅

有一年暑假，钱穆在香港犯了严重的胃溃疡。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创办的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。这时前来看望他的学生，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看到了这一幕，



心里不禁为他难受。余英时问他，

“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。”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老师买了一部，回来的时候，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，如同一叶被浪拍打过的孤舟。

这是历史学家余英时对他的老师钱穆的一段回忆。那时的钱穆身患疾病，形单影只，刚刚在香港创办起了新亚书院。

钱穆先生本为江苏无锡人，九岁入私塾，十七岁辍学后自学，十八岁时开始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。自此，他的青年时光大半就在家乡中小学的那三尺讲台上度过了。

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，钱穆因《刘向、刘歆父子年谱》而成名，通过北大教师顾颉刚的推荐，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。

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，在北平各大学中享有很高名气。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。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，询问大家对学校的印象。在会上，钱穆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初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学校，让我对它充满了向往。但是来了之后，感觉大不然。入校门就见‘M’楼、‘S’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的中国文化哪里体现得出来？最好还是命以中国名称。”事后，燕大召开校务会议，讨论了钱穆的意见，并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改“M”楼为“穆”楼、“S”楼为“适”楼、“贝公”楼为“办公”楼，其他建筑也一律以中国名称命名。

钱穆在北平居住了八年，授课于燕京大学、北大等名校，并在清华、北师大兼课。抗战时期，他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、武汉、华西、齐鲁、四川各大学。

因为不合于当时批判历史的主流，新中国成立时，五十五岁的钱穆离开故土只身去了香港，从此告别了大陆的亲人。随后，



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，并且坦言自己的想法：

我创办新亚的动机，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，见到许多流亡青年，到处彷徨，走投无路，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；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怎忍眼看他们失学。同时，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。虽然没有一点把握，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。

如今，新亚书院已经并入香港中文大学，成为香港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。钱穆的尝试是成功的。

在香港转眼又是十八个春秋，1967年10月，钱穆应蒋介石之邀，以“归国学人”的身份自港抵台，从此定居台湾。

钱先生早年曾居住在五世同堂的大宅“素书堂”附近，于是他就以“素书楼”命名台湾的新居。在新居的庭院里，他还特意种上了家乡的植物：苏州紫竹。在台湾的钱穆专注于讲学

与著述，由于患病，他视力逐渐下降，后来不得不由夫人执笔记下他

口述的一些观点，结集成《晚学盲言》。

1980年夏天，八十六岁高龄的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了香港，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、生活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。“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”次年他再到香港，与长女长侄相见，解放初期的那段历史，让这个热爱历史的人失去了太多与家人共享天伦的机会。

钱穆先生临终前曾有遗嘱：如果人不能回到大陆故乡，也要葬回去。为了完成钱穆魂归故里的遗愿，钱夫人将他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，等待着归葬大陆。直到1992年，钱穆的骨灰才由台北经香港辗转送抵上海，于傍晚到达苏州，最后被撒入苍茫的太湖。这位劳碌一生的国学大师，终得偿所愿。



素书楼的回忆

在台湾时，钱穆因不满当时身为「立法委员」的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的罪名，以九十六岁高龄之身毅然搬离了素书楼。这件事情让他的内心很不舒畅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素书楼庭院内的草木总是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清晨，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家人：「树呢？大树怎么不见了？」陈水扁执政后，曾向钱夫人道歉，并将素书楼改为钱穆先生纪念馆。

新亚书院

新亚书院 (New Asia College)，位于香港九龙。1949年秋，钱穆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在九龙桂林街一所中学里租赁了两间教室，开办了这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。翌年春改为日校，并正式易名为新亚书院。「新亚」取亚洲新生之义。钱穆的办学宗旨是：「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，旁采西欧导师制度，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，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。」1964年，香港当局采用联邦制将三个私立书院：新亚书院、崇基书院、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。新亚书院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，但仍有相对的独立性。

一生为招故国魂

钱穆的一生，从1894年到1990年，是近代史上变化最剧烈的一个百年。先是外族的入侵，继而内战，随后他旅居台湾，直至去世才回到故乡。他人生的起点，是在素有“东南财富地，江浙文人薮”的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。



钱穆的父亲是一个秀才，因体弱多病，无意科名，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，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。四十一岁时，他撒手尘世，留下孤儿寡母，当时钱穆才十二岁。他

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，是辛亥革命前无锡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典型的新式学校。学校师资力量极佳，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，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。

钱穆那时的体操老师钱伯圭，思想激进，是个年轻的革命党人。他见钱穆聪敏早慧，就问他：“听说你能读《三国演义》？”钱穆答是。老师便借此教诲他说：“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。此书一开首就有‘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一治一乱’之类的话，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时，才会有分分合合。如今欧洲英、法诸国，合了便不再分，治了便不再乱。我们当向他们学习。”



20岁

10岁

这番话对十岁的钱穆来说，太具有震撼力，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：“此后读书，伯圭师言常在心中。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，孰优孰劣……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。”的确，钱穆的一生都在思考“东西文化孰得孰失”，从他的著作当中，可以看出他找到了答案：那就是坚信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。

